



梅花獎得主張佳春

以青春力量續寫經典

傳揚京劇

◆張佳春與張兵在戲中分飾婢女翠雲與鄒應龍之弟鄒士龍。

從經典大戲到實驗劇目，從熱情善良的紅娘到活潑機敏的春草，國家一級演員、梅花獎得主、荀派花旦張佳春總是游刃有餘地穿梭在舞台上下，亦在不同角色中融入豐沛的個人情感。眉眼盈盈，水袖飛舞，她正以青春力量續寫經典，也以年輕人的方式在線上和線下傳揚京劇，讓更多觀眾了解京劇之美，令國粹藝術薪火相傳、生生不息。

◆文、攝：香港文匯報記者 張岳悅

在張佳春心中，香港總有些特別的意義，去年5月，她就在這香港分會場藉京劇《春草鬧堂》獲得了第31屆中國戲劇梅花獎，填補了國家京劇院在這個獎項上16年的空白。時隔8個月，在戲曲中心開幕五周年之際，她作為國家京劇院青年團的一分子，再次回到這裏，在青年團開團大戲《五女拜壽》中飾演楊府婢女翠雲一角，情真意切地詮釋出這位小人物善良、勇敢、正義的優秀品格。

致敬經典 真誠演繹

「歲寒方知松柏健，患難相守品德全。壽堂重敘天倫樂，情深和睦笑開顏。」在喜慶的拜壽歌聲中，由國家京劇院青年團獻演的改編京劇《五女拜壽》日前在戲曲中心落下帷幕，故事講述明朝時代戶部侍郎楊繼康六十大壽，五名女兒、女婿奉厚禮來拜壽，貧寒的養女楊三春、女婿鄒應龍卻遭到冷遇，更被楊夫人趕出府門。不久，楊繼康受株連削職抄家，流離失所，只有婢女翠雲仗義相伴二老千里投親。翠雲與楊三春相依為命，唯養女楊三春將其收留。後來鄒應龍高中狀元，施計鬥倒嚴嵩，楊家終於沉冤得雪。趁著楊老夫人六十壽誕，翠雲及女婿又來拜壽，經歷過一場家族的興衰榮辱，楊家再次呈現一片樂享天倫的景象。

《五女拜壽》原是已故越劇編劇顧錫東於上世紀八十年代創作的作品，2022年國家京劇院成立青年團，同年適逢《五女拜壽》首演40周年，便特邀著名導演楊小青將其精心移植改編為同名京劇。團隊在改編創作中強化了劇本文學性，對劇中人物形象做了進一步的深入開掘，提升了全劇的厚度與品質。在二度創作上充分發揮京劇行當豐富、流派底蘊深厚的劇種優勢，使之既保留越劇之美，又富含京劇特色。「楊導要求我們千萬不要按照越劇來演，而是要按照京劇的特色和自己的流派，遵循自己的想法來扮演這些角色。」

「雖然翠雲只是一個婢女，但她卻有著大大的義舉，她善良、勇敢、正義，無論楊府是興旺還是衰敗，她都一直留在二老身邊，感情真摯。」對張佳春而言，翠雲是美好的，這更使她堅定要用心和真情來飾演這位小人物。為此，她深入琢磨越劇名家何賽飛的演繹，「我很想演好這個角色，但對我來說還是有蠻大的壓力，因為何老師演繹的翠雲是非常精彩且成功的，也深受戲迷朋友們的認可和喜愛，所以我是懷著向經典致敬的崇拜之心來演繹這個角色。」

「去年我真的是特別幸運，抽到一張上上籤，《春草鬧堂》是在香港分會場參評的唯一一台劇目，還在參評後向香港戲迷舉辦了一場公演。」憶述起去年攜《春草鬧堂》來港競演的情景，張佳春不由得嘴角上揚，「我很期待這場演出，因為40年前我的師父劉長瑜曾經帶著這齣戲來過香港，很受歡迎。」而她的期待之中也伴隨著些許忐忑：「隨著時代轉變，戲迷已經換了一批，而且春草的唱詞非常快，粵語地區的觀眾是否能聽懂我們的普通話？」當時台下觀眾的熱烈反應令她打消了顧慮，也是那時，國家京劇院與戲曲中心約定了8個月之後演出《五女拜壽》的計劃。「《春草鬧堂》是有60年歷史的傳統京劇，而《五女拜壽》則是新移植改編的京劇，我們都想看看這些不同類型的戲，香港觀眾會不會同樣認可和喜歡。」

塑造新時代的「春草」

其實，張佳春演繹的《霍小玉》《卓文君》《銀頭鳳》等名戲都頗受歡迎，為何最終選擇《春草鬧堂》參評梅花獎？她解釋道：「這齣戲是當年國家京劇院知名藝術家的精華和結晶，用現在的話說是大咖雲集，而且戲中的角色很多，行當也很齊全，更能展現國家京劇院的藝術水準和『一棵菜』的精神，『一棵菜』的意思是主角和配角都要精彩，大家一起努力使這齣戲更好看。」

肩負著為國家京劇院填補16年梅花獎空白的重任，張佳春坦言當時確實受到壓力侵襲，唯有在一次次預演中化壓力為動力，不斷調整自己至完美狀態。其實，要想讓春草這個已存在了60年的角色再次活現於現代觀眾眼前並受到認可，實屬不易。為此，京劇院不僅在每場戲中都深化了春草的戲份，特別為她設計了身段，並融入雜技元素，使表演更具技巧性。另一方面，在樂隊、舞美更為豐富之餘，還特別作了一首貫穿全劇的主題曲，使全劇更具完整性。「我的師父劉長瑜已經80多歲，她從我準備評梅開始，每次排練都親臨現場，從未缺席。演出之前我還是挺有信心的，因為之前已經做了很充足的準備。」她笑說。



◆張佳春塑造出了新時代的春草。國家京劇院供圖

走進校園演出 京劇也時尚

張佳春講話時總是笑着的，眉眼彎彎，親切中又透着活潑，「花旦這個行當其實是得天獨厚的，演的都是年輕俏皮的角兒，扮相也比較好看，更為貼近青年觀眾。」她透露自己的小戲迷數量頗多，還有一部分大學生觀眾，都是因看了如《春草鬧堂》《紅娘》等通俗易懂的京劇片段而慢慢喜歡上了戲曲。「我的粉絲團叫春卷，每次我演出都有全國各地的青年觀眾跑過來支持我的票房，每次演出的門票都是售罄的。他們還會給我寫信，把我的劇目剪輯成小視頻發到抖音，或者把我的劇照做成表情包，我覺得他們特別可愛。」

其實，京劇文化早已浸潤校園，也在潛移默化中影響着新一代年輕人。「我們經常走進校園演出，氣氛特別好，也會受邀去京劇社團教學，或者舉辦京劇講座，讓更多年輕人接觸到京劇，使他們知道京劇也挺時尚的。」她續說，「我們還會舉辦一些線上線下的聯動，比如說線下演出會直接在線上直播了，受到很多沒時間走進劇場的年輕人的關注。當他們逐漸喜歡上了你這個演員，就會走進劇場看你的戲了。」

法國戲劇導演索米耶 綿延20年的法中戲劇情緣

「中國傳統戲劇是各種藝術的融合。我希望法國人真正認識中國傳統戲劇。」常年投身法中戲劇交流的法國戲劇導演帕特里克·索米耶日前接受新華社記者專訪時說。

情不知所起，一往而深。索米耶如今年逾古稀，他與中國戲曲的情緣始於20年前：中法兩國互辦文化年之際，索米耶受邀與北京戲曲藝術職業學院（簡稱「北戲」）合作，將京劇搬上法國舞台。那次經歷讓他「重新發現」了中國國粹，並從此堅定了一個信念——讓中國戲曲在法國「深入人心」。

讓法國觀眾擺脫「觀光」視角

索米耶坦言，在2004年到北京同合作夥伴協商項目前，「我和很多歐洲人一樣，對京劇的認知局限於華麗的服裝、濃艷的妝容和高超的雜技」。

「但那一次，我立刻被這門藝術迷住了。」北戲課堂上的場景讓索米耶深受震撼：學員年少學藝，苦練基本功；老師登台授課，為學員示範、

對戲、打節拍；師生間圍繞角色切磋琢磨、傳承創新。

「在中國，傳統戲劇是演員一生的藝術，演員就是戲劇的化身。」索米耶感嘆道。這也是他第一次看到油彩和行頭之下更具張力的表情和動作，第一次深入研讀劇本中如古希臘悲劇濃氣回腸的人物故事。

為向法國觀眾推廣中國傳統戲劇，索米耶為探索演出形式傾注心力。2005年，北戲表演團按照索米耶的提議，將京劇課堂搬上法國舞台：上半場，學員身着便裝，素顏登台，還原練功房裏的「唱唸做打」基本功訓練，老師上台用手打響板、口頭伴奏取代音樂和鼓點；下半場，學員勾畫好臉譜、披掛上行頭，獻上《霸王別姬》等原汁原味的折子戲。

這場融合了現代舞台藝術與傳統戲劇藝術的演出累計迎來2萬多名觀眾，圍繞京劇上妝、身段等舉辦的主題工坊吸引了近7,000名法國學生。

索米耶說，他希望讓法國觀眾擺脫他們的「觀光」視角，不要只是追求富有異國情調的新鮮



◆2010年，索米耶（後排中央）與來法演出的北京戲曲藝術職業學院表演團在法國博比尼MC93劇院門前合影。新華社

感。他認為：「戲劇並非消費品，而是頭腦與心靈的碰撞，是走近另一種文化和語言的途徑。除了讓人愉悅外，戲劇要引導觀眾努力理解陌生事物。」後來，索米耶與北戲再續前緣。2010年，雙方創作的新版京劇《水滸》亮相法國，獲得巨大反響。

將經典梨園戲改編成法式話劇

幾次改編經歷讓索米耶對中國傳統戲劇愈加感興趣，並赴中國多地考察。在福建泉州，索米耶與梨園戲「一見鍾情」。2014年恰逢中法建交50周年，在索米耶的支持下，福建省梨園戲傳承中心表演團到巴黎演出，隨後又赴歐洲多地巡演。2016年，退休的索米耶和另外幾名法國導演將經



◆2010年，索米耶（左）獲頒北京市人民政府授予的「長城友誼獎」。新華社

典梨園戲《董生與李氏》《節婦吟》改編成法式話劇，並在泉州市演出，引起轟動。

今年，中法迎來建交60周年。在兩國文化間「擺渡」了近二十年的索米耶認為，中國傳統戲劇與法國戲劇之間的差異「是一種財富」，文化交流可以借助這些差異豐富人們的視角，進而讓一個國家的形象更為飽滿。他說，在當今世界，誰也無法忽視中國文化，而感知傳統戲劇是走近中國文化的重要一步。

「唯有真誠，方能打動人心。」索米耶說，在2024中法文化旅游年到來之際，期待雙方藝術界通過更多優質、誠意之作，敲開兩國人民的心門。

◆新華社